

无薇不至



聊聊外佣的生活

上次我在专栏里面讲到自己做起了小雇主的一些感受,一个星期下来,和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在家里面朝夕相处,还是有点小小的感触。

虽然我家的工人来到香港已经五年,但是不管是广东话还是英文,她都属于有限公司,不过还好我们家日常的工作不算复杂,加上香港的生活相当便利,买东西,只要过条马路,都可以搞定。只是我和她之间的沟通就有点困难了,一起坐在饭桌上,简单的聊天也显得不是太顺利。

星期天是她放假的日子,那天她很早就出门了,晚上很晚才回来,可以想象,这一个星期一天的假期对于像她们这样背井离乡,外出打工的人来说是多么的珍贵,因为终于

可以和自己的同乡、朋友一起,说说家乡话,聊聊天。

很多第一次来香港的人,都会对每个星期天,香港中环的景象感到吃惊。为了给这些在香港的家庭佣工提供一个休憩聚会的地方,中环到了星期天就会有一个行人专用区,于是这里成为菲律宾和印尼工人的天下,唱歌的,跳舞的,祈祷的,分享食物,相互帮助修理头发,等等,那些应该发生在家里面的生活场景,星期天,都搬到了这个临时的露天场所。而这种聚会的场合现在已经不单单是在中环,在香港各处的街心花园,都可以看到一小群,一大帮的聚会场面。

当然,这样的聚会场合,也是大家互吐苦水,相互传授经验,如何对付雇主的一个机会。在我准备要找外籍工人的时候,不少朋友和同事就告诫我,不要找那些已经在香港工作了好几年的,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了不少不好的习惯,然后就开始给我列举各种不愉快的经历,所以到最后,我的条件是,工作起来可以不麻利,但是性格和品行一定要好,说到底,一定要老实可靠。

香港的居住条件差,大部分聘用工人的家庭,就连给工

人一间独立的睡房的条件都没有,我就看过那些新建的所谓“豪宅”,号称二百平方米,但是工人只能睡在楼梯转弯的地方,一张白天要收起的小床,根本没有私人空间。也不是主人家苛刻工人,而是房间的设计,主人家的孩子需要一人一间房,那工人,当然就轮不上了。也不排除一些主人抱着这样的心态,那就是只想到对方是自己付钱来打工的工人,却忘记了,身为雇主,也有支付工资以外的其他责任,特别是这些和自己24小时生活在一起的人。

不久前,歌星张学友和他的妻子罗美薇,因为三年之内换了21个菲律宾工人,而且大部分都是被解雇的,因而被菲律宾方面列入了黑名单,不准聘用菲律宾工人。因为张学友选择沉默,因此外界很难了解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,但是香港的菲律宾工人团体就批评两人,不是好雇主,而其他的香港明星在回应这次事件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,那就是沟通,非常重要。

闫磊露薇:2003年,她是首位进入巴格达的华人女记者,被誉为战地玫瑰。现在在美国哈佛大学深造。

初露端倪



香港细节

又一次坐在香港的机场快线上,看着两边飞驰而过的绿色,再想想三个小时前满眼还是光秃秃的挂满彩灯的玉兰(这是北京长安街上最有名的景观树),不禁夸张地感叹:逝者如斯夫啊!这次出发前我硬往行李箱中塞了十多本厚厚的书,上次在香港感受到的“精神饥饿”仍令我心有余悸。在机场,我又忍不住买了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、《新周刊》抱在怀中,好像没了它们,我就与北京断了线似的。

又一次在香港长住,这次我对她的陌生感渐渐减少,反而有了新的最深的感触:香港是一个“讲规矩”的城市,在这住久了就像温水中的青蛙,做事情单纯而省力气,渐渐就

不容易跳出这个环境。

香港的很多细节令人赞叹。到目前为止,我还从未在路上见到一位香港司机开车不系安全带;法律规定辅路车让行主路车,哪怕主路上十米外才有一辆车,辅路上的司机也会耐心等待;公交车停在路边载客时,被堵在后面长长的一排汽车没有一个按喇叭的……这可能也与香港的执法严格有关,司机不系安全带开车最高会被罚款五千,大家都已经由最初的怕罚到现在的成为思维中的一部分了。

香港的卫生间设施很完备,在这一点上,内地与香港还有很大的差距。香港的各商家店铺无论店面有多小,一定都设有卫生间;而无论什么时候,卫生间中都会备有卫生纸。女士卫生间里设计得非常人性化,女士上街一般都会随身带个小包什么的,卫生间的墙上都钉有几个结实的挂钩,供大家挂衣服和皮包。而且香港的指示标识方面做得极好,如何到达卫生间以及返回商场都标得清清楚楚,基本上不用问人就可以找到。

另外,这次来我还发现了香港人身上整体体的一个特点。而这个特点对于很多内地游客

来说非常不习惯,甚至会产生误解,这就是——专注。我经常在饭店看到很多内地人不停地呼叫服务生拿东西、点单,即使服务生在为别的客人服务时,他们的呼唤声也一声紧似一声,而此时服务生往往不会回应。在这一点上,香港与内地人有很大区别。我们已经习惯了内地餐厅的服务员们走一趟能做八件事。但香港人一次只能做一件事,买单就是专心买单,那边再叫“阮该”(粤语:劳驾的意思),他们也顶多摆摆手表示听到,而不会放下手中的事去做第二件事情的。所以,大家再遇到这些情况时,耐心等待好,这也是人乡随俗啊!

上周六,我因为要录一期晚会临时回北京一天,下了飞机马上感受到了空气中我熟悉的味道——这是北京特有的热情与包容。走出来推上机场的行李车,轮子不太好用,车不往前走。再去卫生间时,挂钩是坏的,卫生纸也没有了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,我还是最爱我的北京!

王端端:获央视“荣事达”杯主持人大赛优胜奖。2003年至今,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主播《中国新闻》。

尘埃落定



盛年之光

前段时间听说,八十多岁的保罗·纽曼宣布彻底息影,他说,他再也演不动了。看了新闻后我立马推算《虎豹小霸王》的“布奇”有多大?《虎豹小霸王》是1969年出品的,那时的保罗·纽曼是44岁。虎豹小霸王,角色如此,演员也如此。布奇的搭档“日舞小子”罗伯特·雷德福,那一年是32岁。那是他们的盛年之光。

保罗·纽曼和罗伯特·雷德福,现在都垂垂老矣。应该说,我不是保罗·纽曼和罗伯特·雷德福的影迷,他们于我,就像是在街上看到两个外表出众气质超凡的帅哥施然走过,得意洋洋的,很口,很耀眼。他们让人感觉美好,但同时感觉很遥远,不来电,与个人的情感触点没有交集的可能性。对于我来说,打动我的那些电影里的男人其实都不可爱,他们是阴影里的男人,气质上又脆弱又硬

朗,复杂、忧郁,很伤人的。这些天在看李安传,那本《十年一觉电影梦》,里面写到李安在拍《理智与情感》一片前对制片人讲,“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,他们得花上两个月才能痊愈。”这话看得我一愣,应该说,这话放到现在的《色·戒》上更合适,《色·戒》达到了这个效果。把这话说到我作为一个影迷的角度来说也很合适,我的偶像其实就是这个效果——他让我心碎过。而保罗·纽曼和罗伯特·雷德福都没有,因为他们都是赏心悦目的。

这两个男人,在我看来,最赏心悦目的角色就在他们两人共同的代表作《虎豹小霸王》里。对这部电影,我是常看常新,每一次观看都十分愉快。

1969年的《虎豹小霸王》是传统美国西部片的颠覆之作,当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,又叫好又叫座。跟以往西部片里那些僵直坚硬的英雄和坏蛋不一样的是,保罗·纽曼的“布奇”和罗伯特·雷德福的“日舞小子”从质地上讲轻松了很多,他们显得弹性很大,跳出来的空间也很轻盈,他们是道德和文化上双重的规外人物,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,是浪漫、温存、调皮、诙谐的坏人,有一套令人莞尔的混账逻辑和一种浑

不吝的魅力。这两个角色的轻松,在于他们身上没有文化的印记,而又天资卓越、个性美好,这种人物让人有一种本能上的好感,或者说是生理意义上的好感。这跟大家熟悉的《老友记》里的乔伊那个形象有类似之处,问过很多人,大家都觉得《老友记》里面最可爱的男人就是乔伊,这个角色就胜在没文化、小蠢小坏、天生好色且本性纯善上了。

说起来《虎豹小霸王》是一部悲剧,两个歹徒的悲剧。但两人冲将出去万劫不复的那个定格的结尾,让人微笑。可以说,这是唯一的一部我愿意一而再而三观赏的悲剧。要说有点伤感的倒是关于保罗·纽曼那则息影的消息。他当然该息影了,八十多岁的老人了。罗伯特·雷德福现在也七十了。还是愿意更多地在记忆里和一次次重温佳片的过程中,保留那两个高个子帅哥的印象,看他们逃亡、斗嘴、调情和幻想,看他们迷人的坏笑,还想象能够成为那个跟着他们打家劫舍的女教师艾塔。艾塔说,跟着你们很过瘾,但不要让我亲眼见你们死,那个场面恕我就不奉陪了。就是这种心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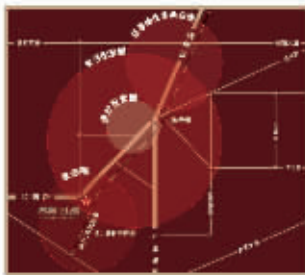
洁尘:女,作家。专栏文章散见全国数十家报刊。出版散文集、长篇小说十余部。



红山脚下 英伦原乡

红山脚下,绿色掩映中的红郡,左手繁华,右手自然,成就珍稀的版图。引自上海万科红郡都御式的建筑语汇,为您诠释一种优雅自然的生活方式。历经锤炼的品质,经由时光的打磨,散发无惧岁月的高贵气质,为真正的绅士保有一处历久弥新的悠然居所。

红郡,万科2008至臻之作,欢迎亲临体验中心,现场赏鉴。



万科红郡 STRATFORD

红郡:南京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| 开发商:南京远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| 建筑及景观设计:美国Bentford Design | 销售推广:www.cd-nanjing.com | 销售地址:上海南京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| 邮编:210002 | 北京西路72号乙-11层(南京) | 现场地址:南京路748号

3月1日南京万科呼叫中心 正式开启

呼叫热线:5800 5180 网络专区即将隆重开放,敬请期待!

万科红郡